

歷史與空間

釘秤人

在陕北的這個小城里，老呂的釘秤攤子是個「老字號」。一個破舊的工具箱是他的金字招牌，也是他的「鎮攤之寶」。工具箱最醒目的位置刻着一個「道」字，抽屜裡則鑲着一個銅質的「正」字，只要一幹活，拉開抽屜，一眼就能看見，兩個字合起來，即為「正道」。這兩個字，就像父親的兩隻眼睛，寸步不離地盯着他，一盯就是幾十年。

老呂的祖籍在山西省臨縣。清朝同治年間，他十來歲的老爺跟着師傅學會了釘秤，師傅送給他一套釘秤的工具和一個工具箱，老爺就算出師了。後來，老爺把釘秤手藝傳給了爺爺，爺爺又傳給了父親。抗日戰爭爆發後，日軍進駐山西，為了躲避戰亂，19歲的父親便來到陕北，以釘秤為生。呂老是呂家釘秤的第四代傳人，工具箱理所當然地傳到了他的手上。算起來，這個工具箱有150多年的歷史，它見證了一門手藝代代相傳的過程，也見證了一家四代人艱辛的生活道路。

老呂曾在一首題為《釘秤》的詩中寫到：「主持人問正道事，製作世上公平秤」。他說，釘秤是個良心活，要釘一桿好秤，用好料是第一道關。他的秤桿，都是用山西的上等柁子木製作的，而且柁子木必須經過三年晾曬，只有乾透了，做成的秤桿才不容易變形。秤砣是山西中陽、汶水生產的，刀靱和銅絲等配件，則是浙江永康生產的。製作一桿大秤，需要18道工序，製作秤黃金、貴重藥材用的小戥秤更麻煩，需要28道工序，每一道工序都要一絲不苟，一點也不能馬虎。老呂曾經從河南購買了一批半成品，發現秤星安裝得不工整，就全部拆了返工，哪怕誤工誤時賠了本，也不願意湊合。老呂說，工具箱上的「正道」兩個字，是他家的祖訓。開始學釘秤的時候，父親就教導他，一定要走正道，不做「虧心秤」，說做了「虧心秤」，遠折後代，近損本人。父親的教導，呂世春牢牢地記在了心上。曾經有很多商販想花大價錢，請他做「虧心秤」，都被他嚴辭拒絕了。他看不慣那些奸商的醜惡嘴臉，發誓一輩子絕不做一桿「虧心秤」！

老呂告訴我，他有兩個女兒、一個兒子，都是本科大學生。說這話的時候，他緊緊盯着我的臉，滿眼放光，我讀懂了他目光裡的驕傲。為了供三個孩子唸書，老呂忍痛賣掉了四孔窯洞。讓老呂感到特別欣慰的是，儘管生活如此窘迫，他依然沒有忘記自己的誓言，從未掙過一分虧心錢。

老呂快七十歲了，但是耳不聾，眼不花，釘再小的秤星，也不需要戴老花鏡。親朋好友說，他天生就是一塊釘秤的料。而在他看來，孩子們之所以都有出息，他的身體之所以那麼硬朗，就是因為不做「虧心秤」，老天對他最大的獎賞，是好心得到的好報。

釘秤是一門很複雜、很繁瑣的手藝。製秤桿屬於木匠的活，打秤鉤子屬於鐵匠的活，做秤盤則是鍍金工的活。老呂可謂「三項全能」，是釘秤的高手。桿秤生意紅火的時候，老呂的生意做到了晉陝蒙三個省區，他僱了五六個師傅幫忙，桿秤仍然供不應求。可是，隨着電子秤、彈簧秤、磅秤的廣泛使用，桿秤生意愈來愈難做了。如今，同行們去世的去世，退休的退休，改行的改行，老呂成了小城最後一個釘秤人。

老呂一直苦心經營着他的秤攤子。每天清晨，早早出攤，天黑了才肯收攤。攤子一旦擺好，就必須時刻守着，沒空回家吃飯，老伴就跟時應分給他送飯來。但是，光靠釘秤已經很難維持生計了，有時候一天也賣不了一桿秤。無奈之下，老呂只好把秤攤變成了一個雜貨攤。三把遮陽傘下，洋芋刮刮、洋芋擦子、振夾床子、洗鍋刷子、擀麵杖、菜刀、籠布子、簸箕、搗錢錢錘、雪花模子以及火柴、粘靱板、殺蟲劑等零零碎碎的生活用品，擺得滿滿當當的。但最引人注意的，還是桿秤架子，架子上掛着五六桿大秤、三四個精緻的小戥秤，還掛着一個「寫對聯」



■釘秤是一門極其講究的手藝。 網上圖片

的招牌。老呂寫得一手好字，周圍鄰居娶媳婦的、嫁女兒的、開業的、喬遷的，紛紛來請他寫對聯，使他多了一份意外的收入。

夏天的一個早晨，我特意去秤攤上拜訪老呂。他坐在一個馬扎上，白背心，灰短褲，一雙北京老布鞋，其中一隻鞋被老拇趾頭鑽出了洞，紫銅色的脖頸，紫銅色的肩膀，雙膝上鋪着一塊毯子，歪着頭，在用銼子加工一根搗錢錢錘的木把子。一個婆姨來到攤前，問，籠布子怎賣？他忙着手裡的活，頭也不抬，說，一吃堦三元，兩吃堦五元。婆姨問，兩吃堦四元賣不？他笑呵呵地說，拿走，你也是個黏黏匠！又來了一個婆姨，說，家裡的菜刀不快了，能不能給磨一下？他說，磨一把五塊。那婆姨說，下午就來。之後，一個老頭35元錢買了一桿秤，給了100元錢，他給找完餘錢，說，把錢看好，離開攤子，不管真錢、假錢，都是你的錢。這個老呂，真是一個心直口快的老頭！

說到手藝傳承的話題，老呂一臉憂傷，沉默了半天，他說現在沒人願意學釘秤了，哪一天，他不在了，這座小城裡的桿秤也就消失了。正因為如此，他有一個強烈的心願，希望釘秤手藝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按理說，這是一件不太難辦的事情，可他卻搖了搖頭，嘆了一口氣。我不知道呂世春這個心願最終能不能實現，但我知道，他從17歲開始到現在，用50年時間釘了2萬多桿「良心秤」。他釘的是公平正義，釘的是一種秩序，他守住了做人的底線，守住了手藝人的良心，他立在厚地高天之間，本身就是一桿秤，於不經意間稱出了世道，也稱出了人心！

字裡行間

■ 黃仲鳴

大唐女子

很多很多年前，看了一部電影《大唐豪放女》，情節、主演者、導演都忘了，只記得「大唐」二字。

很多很多年前，看了一部梁羽生的小說《大唐游俠傳》，內容依稀記得，印象卻不甚深刻，只喜「大唐」二字。

很多很多年前，看了王小波一系列的大唐故事新編，印象是深刻的，連帶那個「唐代」。

袁騰飛說，如果能穿越回古代，最想回去哪個時代？唐代！這答案他相信反對的聲音最少，「男士們定會癡迷於陽剛大氣的盛世豪情，女士們想必也定會對這個時代的開放寬容致以讚禮。」

這番話見於他為一後生小子煮酒君的處女書《唐朝女人折騰史》所寫的序。

袁騰飛者，著名歷史學者也；煮酒君者，九零後歷史專欄作家也，設有新浪微博「煮酒君談史」，能被袁騰飛「看好」，自有其賣點。

這部書寫了唐代十多位女性的傳奇，所用的筆法非正統史家的論說方式，而是「野史」味道濃；所謂「野史」，是據傳聞所撰，也沒經嚴格考證。有時煮



■野史好看。 作者提供

酒君還加了不少臆測、當事人的心理活動，和煮酒君自己的評價。行文夾敘夾議，故事說得動聽，故頗受網絡諸讀者歡迎，據云文章在網絡的點閱率，年均過二億。這數字委實驚人。所謂「折騰」，袁騰飛說：「可以說是源於不願安於現狀，想於更高更遠處探尋出自身生命的價值、意義與理想。」書中十餘位女性的折騰小史，正是反映出她們直面慾望的敢做敢當，武則天、韋太后諸人，她們的敢作敢為，讓於梟雄；如果不是在那個大唐時代，她們可以有這麼「出位」、「出色」的行為嗎？

書中有很多女子，我對她們的歷史頗為熟悉，如魚玄機、上官婉兒等。當然，還有那位中國四大美人之一的楊貴妃。鮮為人知的相信是公孫大娘。

昔日讀杜甫的《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》，開首就說：「昔有佳人公孫氏，一舞劍器動四方，觀者如山色沮喪，天地為之久低昂……」就知道這位將劍器與舞蹈合而為一的舞者了。對這女子，史上少有記載，不知其本名。煮酒君對她卻頗為推崇：

「倘若要用一個人來代表唐朝的偉大和強盛，那必定是唐太宗李世民，如果用一個人來代表唐代的華美和璀璨，那麼李白是最合適不過；那麼要是說到盛情和氣象，最能代表唐代風情的，卻只能是公孫大娘這個女人。」

公孫大娘憑劍器舞而「受到整個唐朝社會共同認可的女人」，自有其魅力處，連大詩聖也是她的「粉絲」。而她的劍器舞，影響了草聖張旭、懷素的書法；觀劍而用於筆，確是人間一頁傳奇。另如魚玄機、韋皇后、上官婉兒、楊貴妃等篇章，頗堪一讀。這些不甘於平庸、不屈於命運的奇女子，正點出了大唐那個開放時代的風韻與風流。捨大唐之外，哪個朝代還有那麼多女子出來「折騰」？

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捐山窿・捐褲襠・開襠褲・通褲襠



三弟：火車「穿山洞/鑽山洞」……
二弟：爬得快，好世界！
母：「鑽褲襠」，沒志氣的！
父：他還是穿「開襠褲」，懂什麼哦！
兄：雙腿分得那麼開，通他褲襠！

插圖中穿着「開襠褲」的小孩正在玩一個名為「捐山窿」的「捐褲襠」遊戲。在未對引號中的三個詞作解說前，讓我們先來處理當中涉及的「襠」字的粵音和「捐」字的正寫。

「襠」讀「當」，口語讀「浪」，其轉變過程如下：

「當」的注音是dong1，韻母、聲調不變，轉「聲母」成long1；long1，聲母、韻母不變，再轉「聲調」成浪（long6）

這也是文讀（讀書音）演變成白讀（口語）的一種慣常過程。有人卻扮「專家」，述說如下：

「褲襠」讀成「褲浪」，理據遠不可考，相信是早年廣東省文人秀才與農夫俗人混雜而轉誤。

這只是其個人的理解或誤解罷！

「捐褲襠」和「捐山窿」中的「捐」，明顯是個「借字」，那「正字」呢？坊間說法有二（都是根據那些扮「專家」的）：

- 正寫是「狷」
「狷」讀眷（gyun3），要變調才讀捐（gyun1）。「狷」有兩個解釋：性情急躁、胸襟窄，如「狷急」；孤僻高傲，不肯同流合污，如「狷介」。據本義，這也是「借字」。
- 正寫是「𨋖」
「𨋖」即盆底小洞口，又可解從孔竅流出去。查「𨋖」讀眷（gyun3）時確實指盆底小洞口；讀捐（gyun1）時則指陶器。由於兩解均指名詞而非動詞，故其另解實屬隨意牽合。其實「捐」的本字最明顯不過！「捐」有「穿越」或「鑽（進入）」的意思，故應由「穿」或「鑽」音變而來：

- 穿（cyun1）→捐（gyun1）；變聲母
- 鑽（zyun3）→專（zyun1）→捐（gyun1）；先變聲調，後變聲母

如此看來，「捐」、「狷」、「𨋖」均為「借字」。由於「狷」、「𨋖」二字相當冷僻，且「捐」字已深入民心，大家倒不如快

快樂樂的繼續用「捐」這個寫法好了。

「開襠褲」中的「褲襠」指褲子兩腿相連處。舊時經常聽到有老人家說：「我威嗰陣你仲着緊「開襠褲」咋！」（我風光那時你還是穿「開襠褲」哩！）插圖中小孩穿上的就是「開襠褲」（「襠」此時有人讀成long2），其功能是方便大小二便。穿「開襠褲」的日子指年幼時期。

「鑽褲襠」俗稱「捐褲襠」、「捐山窿」，是兒時一種玩意，也可指某人因是某個遊戲的「負方」而需要做的舉動。有所謂「勝³下之辱」，所以一般人（尤其成年人）不會着人家鑽自己褲襠或去鑽人家褲襠。廣東人有個習俗，結婚不可「爬頭」，即弟不應比兄早婚。如要破例，新人於入門時須穿越預先掛在門楣上老大的一條長褲子，這舉動也稱「捐褲襠」。

以下是一個與「褲襠」有關，且於「網上網下」難以找到解釋及難解的歇後語：

屎落褲襠——時鬆
【意譯參考：The problem exists is still not resolved.】

「屎」，排泄大小便也。「屎落褲襠」的原因是，找不到地方上廁而迫不得已把屎拉在褲襠裡。雖然，這個行為使肚子「一時鬆」動了，但那坨屎仍留在褲內，即存在的問題並未解決。換句話說，這是權宜之計而已。

插圖中的兄長眼看二弟兩腿分得很開，靈機一觸想出了通他褲襠的念頭。「通褲襠」的簡寫是「通襠」，是一個足球術語，指把球於對手兩腳之間推過，然後在另一邊取回。香港人則用打通排水渠內淤塞物意思的「通坑渠」來形容這種足球技巧。

英語叫「通襠」做nutmeg，查此字指肉豆蔻（一種香料）。至於為何沿用此字解「通襠」，便要追溯至上世紀40年代了。當時肉豆蔻算是一種珍貴的商品，無恥的美國出口商以假亂真，把木製的肉豆蔻混進真品，然後出口至英國以謀取暴利。其後，人們視「doing a nutmeg」為一種愚弄人以凸顯自己勝人一籌的行為，而被愚弄者在「擦到爆」（極度失態）後最想「搵窿捐」（迅速逃離以避開如斯尷尬場面）。Nutmeg的另一叫法是tunnel（隧道），而「通襠」不就是把球通過人家雙腿間那條「隧道」嗎？

- 「擘」，粵方言用字，同「掰」，讀「maak3」；指用手把東西分開（如學開個餅），分開（如擘開雙腿），張開（如學大口）。
- 「𨋖」指大腿，讀「比」。
- 「跨」讀「kwaa3」/誇1~3」。

【專欄簡體版】https://leoleung2016.wordpress.com/

絲路詩絮

蟑螂（上）

跟我談話的人看起來像個貴族：瘦削、端方，黑色的西裝外套，漿得筆挺的白襯衫，純銀的鈕扣，黑色細波點領帶。一雙杏眼自帶善意，從細金屬框架清透的鏡片後望向我。距離奧運會開幕只剩下100天，我們的談話便是圍繞着這一首次在發展中國家——中國舉辦的世界體育盛事展開。

我們共進晚餐，同時坦誠、友好地聊着，彼此信任。突然問他話鋒一轉，似乎思慮重重地提了一個問題：「離奧運會開幕越近，西方越是尖銳地提出北京空氣污染的老話題，還有參賽運動員和客人們的安全保障問題。我們在這些方面已經做了很多，有一些是在夥伴們的支持下完成的。但是這個話題還是在不停地發酵，讓運動員、賓客和為數甚眾的旅遊者感到害怕……您，大使先生，已在北京生活多年，不僅經常參加各種官方活動，也會去逛市場、逛商店、看戲、參觀博物館。我們還知道您喜歡健

來鴻

法國作曲家馬斯涅（Jules Massenet）為歌劇《泰伊思》所作的不朽名篇《沉思》，該獨立成章的小提琴獨奏曲，現已成為很多世界著名樂團的保留劇目，彷彿每多聽一次都會有新的感受，確實，不同的演奏者、不同的樂隊指揮都賦予了樂曲不同的內涵，使之樂曲越來越丰韻（其他的樂曲又何嘗不是？）可能是由於偏愛，每每耳邊一響起熟悉的前奏就已經使我俯首洗耳，猶如聆聽聖旨一般，小提琴一介入就把樂曲的主題呈現出來，怎不把聽眾的情緒一下子提到各自理解的「沉思」之中？每一次欣賞完小提琴曲《沉思》總讓我深深陷入回憶之中；所有有關小提琴的往事都令人懷戀，下面我寫的《沉思》文章就是其中一例……

天才朦朧亮，被雨點灑落在玻璃窗上的「刷刷」聲喚醒，推開窗戶，涼風拂面而來，不由得打了個寒顫。遠遠，委婉動人的小提琴聲不緊不慢地溢進我的房間，喔，多麼熟悉的旋律，細細一聽，拉的是馬斯涅的《沉思》，這是一首深受所有小提琴家喜愛和推崇的名曲，給了多少小提琴愛好者以藝術的享受。

琴聲慢慢地感染着我，沁入了我的心扉，隨着樂曲進入主題變奏階段，由於

步走，已經繞着北京城走過幾百里了。請您坦率地回答我，您在北京是否感到擔心、緊張和危險？」

在北京飯店頂層一個寬敞的房間裡，只有我們兩人和一名翻譯。如果我只是斬釘截鐵地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是不認真的。這會讓對方覺得我不夠真誠。但是也不能思考太長時間，因為任何一個外交官都清楚，如果不能在幾秒鐘之內回答問題，就不要指望對方會相信你的話……

三秒鐘之後，我略顯遲疑地邊想邊說道：「我一週會去我們外交村附近的一家游泳館游幾次泳。」他的眼神明顯透露出對我從這裡開始講起的疑惑。但他並沒有打斷我。

於是我繼續平靜地說道：「就在前幾天，有一次我游完了半小時，游向扶梯，想從泳池裡出來。剛上了兩級，突然看見一隻褐色的蟑螂精神抖擻地停在我的面前。這種東西我在紐約也見到

過。」他用左手的兩根手指扶了扶眼鏡，聚精會神地聽着。

「蟑螂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充滿挑釁，那種明顯緊張的狀態顯然時刻準備撲向我。我不由自主地全身一激靈，返身又撲回水中。我有一種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厭惡感，好吧，我承認，是恐懼感。我飛快地游過整個泳池，從對面的扶梯上來。這邊有一個值班的救生員，正舒服地窩在一張躺椅上。此時只有我一個人來游泳，他也無人可救，便拋開我全神貫注地看雜誌。我走到他跟前，告訴他泳池對面有一隻巨大的蟑螂，長着長長的鬚子，令我對他們場館的衛生工作產生了懷疑。救生員特別不情願地放下雜誌，狐疑地看了我一眼，最終還是決定親自去確認一下。我留在了原地。他則不慌不忙地沿着泳池邊緣踱了過去。還沒走到第一個拐角，他就停下了。他蹲了下來，然後嘴裡不知道咕囁着什麼。「他這是在跟蟑螂聊天嗎？」我想。

■ 蘇鴻彪

《沉思》

速度的加快，音符如同窗外的雨點一樣，余入我胸中那汪心湖，頓時漣漪錯向，我的心不由自主地緊縮了起來，琴聲為何如此淒涼，如泣如訴。

聽這平穩的運弓，準確的掐音，不會是前兩天在余山遇見的那個盲女拉的？掂起腳，我拚命朝對面大樓張望，余山的一幕又出現在我眼前……我拉過多年小提琴，對小提琴情有獨鍾，記得前不久去余山遊玩，被一波悠揚、委婉的小提琴聲所引領，沿臨山腳下的小徑，一直到上山的台階下一個平台。果然，見一撥人圍在那裡，琴聲就是從這裡傳出來的，當我擠進人圈裡時，小提琴已經拉到樂曲的結尾部分了。那是薩拉薩蒂的《流浪者之歌》，快速的分弓與雙弦音的結合拉得如此的乾淨利落，令我驚詫不已，一收弓我便情不自禁地隨大家一道鼓起掌來！

這時我才看清原來是個盲女在拉小提琴乞討，她拉得真好！我也與大家一樣，扔下了口袋裡盡有的幾枚硬幣，等她拉下一個曲子。我仔細地端詳了這個琴女，清秀的眉目，薄薄的嘴唇，在向大家鞠躬致謝時，嘴角不斷勉強地向上微微的翹着，兩眼深凹目無雜光。但是，從她的琴聲裡我看到了她那堅定不屈的神情，看到了她與命運抗爭的勇

氣！稍停，琴聲又撩開了我遐想的幕簾。

喔！馬斯涅的《沉思》！琴弓在弦上自信地游弋着，根據旋律的起伏熟練地變化着音量的大小，用嫺熟的演奏技巧及自己內心的獨白來詮釋對樂曲的理解，拉得真不是一般的好，琴聲裡時時流露出一絲絲別樣的情緒；在這如訴如泣的琴聲裡總覺得多了點什麼，淒涼？悲憫？忽然看到她腳旁打開着的琴盒裡有張白紙歪歪扭扭地寫了幾行字，匆匆一看，原來這盲女本是南京音樂學院附中的高材生，在一場車禍中奪走了她父母的生命，雖然她的生命被搶救了回來，但從此失去了雙眼。現在由姑媽照料，一路乞討到上海，看了不免產生了對她的憐惜，臨走我給了她50元，旁邊一個人說了聲：「50元。」她停了下來，鞠了一個躬：「謝謝！」我應付了一句：「不謝不謝，妳的《沉思》拉得真好。」她又鞠了一個躬：「先生，您懂小提琴！」我悄悄地離開了那個圍場，但馬斯涅的旋律又在我的耳邊響起，一直縈繞着我的耳際，久久不能散去……窗外的雨仍在下，下個不停，沒有一點要停下來的樣子，淅淅瀝瀝，淅淅瀝瀝……我卻因琴聲和回憶陷入了我的「沉思」……